

古庙里的秘密

毕力格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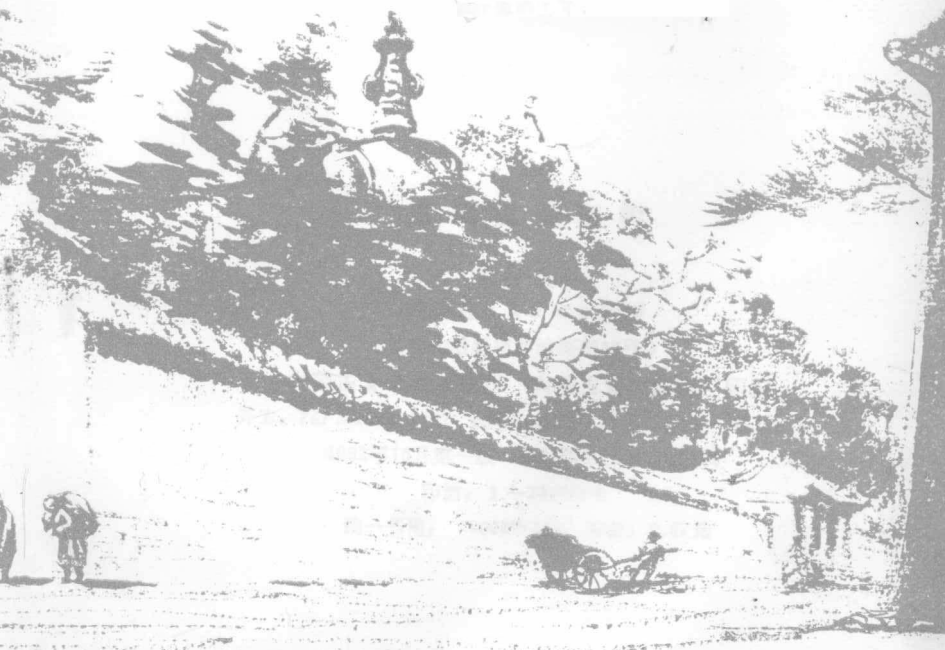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庙里的秘密

毕力格太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



古 庙 里 的 秘 密

毕力格太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青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91千 插页: 2

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31 每册: 0.47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旧社会儿童生活的中篇小说。小奴隶特木尔在王府受尽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后，被王爷当作“布施”送进喇嘛庙。他依旧过着非人的生活。后来在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峰的启发教育下，他终于砸碎了藏在心中的偶像，挣脱了“天命”的精神桎梏，并且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机智勇敢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书中有曲折生动的斗争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稀闻罕见的古庙轶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朴实流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

目 录

未来，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1)
“从今以后，你就是佛门弟子了……”	(11)
他把“万年灯”碰倒了	(20)
“咱们都是奴隶……”	(33)
心中亮起一盏希望的明灯	(45)
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	(63)
他的生命渐渐活跃起来了	(77)
第一次品尝斗争的欢乐	(89)
穷人捐给穷人的米	(99)
“我也要给共产党办事！”	(113)
“来了好多拿枪的老总”	(126)
他把传单稳稳妥妥地贴在了墙上	(140)
一场新的考验	(153)
“解放军叔叔正等着你呢！”	(163)
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178)

未来，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茫茫的乌兰察布草原。

瓦蓝瓦蓝的天，平展展地向四面铺开。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盆，向这无边无际的大地，无休止地泼下了炎热。稀稀疏疏的草，无精打采地垂着头，喘息着，在干渴中昏睡。

一条从远处伸来的蜿蜒的小路上，有四匹马不紧不慢地移动着，由远而近，渐渐地，终于清晰了。

走在前面的，是一匹备了黄缎鞍鞯的白马。马背上骑着又瘦又高的索德巴大喇嘛。他穿一件紫色长袍，披一块黄缎袈裟，头发和胡子都剃得一干二净，尖尖的下巴向前探去，象是被一条无形的缰绳扯着似的。要不是他的那双小眼睛上面，还留着两道象野耗子一样的眉毛，那简直就是一颗剥了皮的山羊脑袋。

紧跟在索德巴后面的，是达林太王爷的管家巴伦。他的个子原本就不高，骑在马上，就更显得矮小，远远看去，就象蹲在骆驼背上的一只猴子。在巴伦背后的那匹马背上，却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壮汉。他肩上挂着一杆大枪，一面走，一面不时地回头看看跟

在他后面的那匹光背老马。

老马的背上，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是达林太王爷的小奴隶特木尔。他穿一件破烂的长袍，袍襟掖在细细的腰带上。脚是光着的，一只脚腕上拴着一条皮绳，皮绳的另一头，系在壮汉骑的那匹马的鞍子上。从他的浓眉下那双忧郁的眼睛，不难看出他心灵深处沉重的创伤。

他们已经赶了多半天的路了。勒在特木尔脚腕上的那条皮绳，始终没有松开。有几次，由于他骑的那匹光背老马走得慢，险些被那皮绳扯下马来。幸好索德巴不是个高明的骑手，他总不敢让自己胯下的马快走；而特木尔却是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他一路上不住地用双脚磕着马肚，那匹老马才一直紧跟在后面。

天将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子。刚一进镇口，巴伦和那壮汉就跳下马来，解开了拴在特木尔脚腕上的皮绳，然后扶着索德巴下了马。

索德巴象只剥了骨、抽了筋的死羊，一下马就瘫在地上，再也动不了地方了。他耷拉着脑袋，吃力地喘



了一阵，这才慢慢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对巴伦说：

“你们赶紧去看看，这儿有没有大烟馆子。”

原来这位大喇嘛还是个大烟鬼呢。

巴伦遗憾地摊了一下手：

“如今国军不准抽大烟，大烟馆子都取消了，我看，您就进饭馆喝几个大烟泡吧，顺便也好吃点饭，休息休息。”

索德巴一边喘气，一边微微点了点头。于是，巴伦牵着马，那壮汉搀扶着索德巴，向那家离镇口不远的小饭馆走去。特木尔跟在他们的后面。

来到饭馆门前，巴伦把几匹马的缰绳一起交给了特木尔：“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可不许你乱跑，要是离开这儿，可小心国军的枪子儿烫你的脑袋。”说罢，跟在索德巴背后也进了饭馆。

特木尔把四匹马拴在饭馆门前的马桩子上，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返回饭馆门前，坐在台阶上。他轻轻地抚摩了一下拴过皮绳的脚腕，觉得钻心一样疼。借着挂在饭馆里的那盏大汽灯射出的光亮一看，发现脚腕已经肿了起来，而且有几处已经沁出了血……。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一个饭馆的伙计拿着三张饼，端着一碗水，走出门来。他把饼塞到特木尔的手里，把碗轻轻放在台阶上，带着几分同情的口吻说：

“你也吃点儿吧。”随后，转身返回了饭馆。

特木尔吃了几口饼，慢慢站起身来，从窗口向里瞅了瞅。只见饭馆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索德巴、巴伦和那壮汉围坐在一张摆满了酒菜的方桌旁。索德巴正把几个大烟泡塞进嘴里，然后就了一口汤，一仰脖子咽了下去……。

这顿饭，吃的时间可真长。直到天上缀满了星星，月亮挂上树梢的时候，索德巴他们才从饭馆里神气十足地出来。饭馆伙计跟在后面，说了几句客套话，顺手取走了特木尔喝水的那只碗。

那壮汉用脚磕了磕特木尔的大腿：“嗨！走了，走了！”

特木尔站起身来，见索德巴比刚才精神多了，而且重新摆出了那副道貌岸然的架套。

离小镇不远，是一座小小的火车站。他们各自上了马，在星光下慢慢向那里走去。

到了车站，他们一起跳下马来，壮汉把缰绳递给特木尔，匆匆向票房跑去。巴伦把一个挂在自己马背上的黄缎包袱递给特木尔：

“记住，从今以后，你要好好伺候大喇嘛。”

特木尔并不回答，只是默默接过了包袱，挂在自己的肩上。

巴伦又转过脸来，笑咪咪地对索德巴说：

“王爷把这个小奴隶送给您，以后任打任骂，就随

您处置了；这小子，脾气倒是有点儿倔，不过，性子再烈的马，也是怕鞭子的。”

索德巴洋洋得意地点了点山羊脑袋。

巴伦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了索德巴：

“这是警察局杨副局长的一封亲笔信，您随身带着，路上或许能用得着。”

说话间，那壮汉回来了。他刚把两张车票递给索德巴，就见一列火车吼叫着向这边开来了。巴伦和那壮汉一起恭恭敬敬给索德巴请了安，一边说：“大喇嘛一路平安！”随后从特木尔手里接过了缰绳。

索德巴合起双掌回了礼，说道：“你们也不必赶路了，就在镇子里住店吧。”接着，向特木尔招了一下手，“走吧！”便大摇大摆地向站口走去。特木尔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后面。

进站后，他们刚要上车，就被两个警察拦住了。其中一个恶狠狠地喊道：“打开包袱！”

索德巴似乎并不慌张，他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了巴伦交给他的那封信，同时摸出两块银元来，一起递给了那个警察。

警察打开信扫了几眼，又掂了掂那两块银元，立刻换了一副笑脸：

“对不起，对不起，大喇嘛请上车吧。”

索德巴从警察手里收回那封信，向特木尔招了一

下手，他们顺顺当当地进了车厢，

特木尔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他觉得车厢里的一切都十分新鲜。这里有男，有女，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褂的，有的人在那两排椅子中间的一条窄窄的走道上挤来挤去，就象一队拥挤在峡谷里的羊群。

座位上早已经挤满了人。刚才看过信的那个警察来到一排座位前，向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摆了摆手：

“起来，起来！”

那农民顺从地站起身来，把座位让给了索德巴。

坐在索德巴旁边的，是一个戴着礼帽，穿着一件灰色大褂的中年人。特木尔觉得，很象在草原上遇见的那种用一块砖茶就可以换走牧民五只肥羊的旅蒙商。。

特木尔在两排椅子中间站了一阵，等人们渐渐安静下来之后，也随着许多穿短衣服的人坐在了地板上。

火车吼叫了一声之后，由慢而快，“嘎啞嘎啞”地开动起来了。特木尔觉得很新奇，他不住地抬起头来，从车窗向外望望。月光下，高山和树林不住地向后移去。不过，他实在累了，所以，工夫不大，就随着那车轮单调的节奏进入了梦境。

• 在草原上跑买卖的商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几声惨叫把特木尔惊醒了。他打了个寒战。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警察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那警察一边抽打，一边还在不住地责骂，那意思好象是说那个农民违反了什么章程。老农惨叫着，不住地用两只胳膊遮挡着自己的头部。那情景，跟王府里的官员用黑蟒鞭抽打奴隶时一模一样。

警察每抽那老农一皮带，特木尔的心就抽缩一下。他暗暗地想：难道除了王府，别处也有罪孽的鞭子吗？特木尔有点害怕了。他不敢想，未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警察抽打了一阵之后，便骂骂咧咧地走了。特木尔同情地望望那位年老的农民，只见他长叹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坐在地板上。

特木尔再也睡不着了。他回想起了自己被送给索德巴时的情景……

还是在半个月以前。达林太王爷为了永保王位，四季平安，不致让共产党的队伍打到他的旗里，便一面积极派人与国民党警察局杨副局长取得联系，一面特意让巴伦到归化城，请来了深通经卷的索德巴大嘛喇，为他整整念了三天平安经。

• 归化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索德巴临走的前一天，达林太王爷在他的客厅里摆了一桌丰盛的欢送宴席。特木尔和另几个奴隶一起立在客厅门外伺奉着。

一张镶着白玉花边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各样肉菜。索德巴道貌岸然地坐在王爷和巴伦的中间。他们不停地吃着，喝着，就象三条恶狼吞吃一只被咬死的羊。福晋，太太坐在王爷的旁边，不住地给索德巴和王爷斟着奶酒。

吃喝了一阵之后，王爷摸了一下他的马鬃胡子，转脸对索德巴说：

“大喇嘛这次远路风尘来旗下为本王念经祈祷，可真是件难得的事，本王表示衷心的感谢。”

索德巴刚刚把一块手扒羊肉塞进嘴里，他一边不停地嚼，一边说：

“嗯——出家人，慈悲为本，慈悲为本。”

巴伦赶忙接过了话茬：“大喇嘛真是佛法无边，功德无量。从此以后，王爷必定能长命百岁，本旗一定会四季平安。”随后，他裂开嘴“嘿嘿”地笑了一下，把话题一转，接着说，“王爷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一份礼物，算是给佛爷上的一份布施。。。”

• 福晋：王爷的老婆。

• • 布施：佛教用语，把财物等施舍给别人。

索德巴立刻流露出几分喜色，但他并没有说什么。稍停了一下，又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抓起一块羊腿肉吃了起来。

巴伦向门外招了一下手：“特木尔，进来！”

特木尔急忙走进大厅。他呆呆地立在桌前，等候着巴伦的吩咐。

巴伦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索德巴弓了弓身：

“大喇嘛，这是我们王爷的一个小奴隶，叫特木尔，王爷为了表示对您的感谢，决定把他送给您了，就让他早晚伺候您吧。”

索德巴匆匆忙忙把一块还没有嚼烂的羊肉伸长脖子使劲咽了下去，然后瞪着那对山羊眼睛，对着站在当地的特木尔盯了好大一阵，这才点了点头：

“嗯，嗯，王爷既然有这份心意，我就只好收下了。”

王爷仰着又肥又大的脑袋笑起来，马鬃胡子下面的那张嘴，立刻变成了一口蛇洞。

巴伦赶忙站起身来，跑到特木尔的身边：

“我说特木尔，这回你可走运了，王爷对你格外恩赐，把你送给了索德巴大喇嘛，你可以到喇嘛庙里让佛光照一照你的黑骨头了。你看，如今大喇嘛收留了你，还不赶快跪下磕头？！”

特木尔一下子什么都清楚了。可他一时又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正在他发愣的时候，巴伦已经把一只手伸到他的后脊梁上，把他使劲摁在地下，给索德巴磕了一个响头，随后又把他推出了大厅。

特木尔独自回到王府后院马棚旁边的那间小屋里，呆呆地坐着。他没有哭。他觉得去哪都一样，反正自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奴隶。

他抬头望望窗外那高高的王府的砖墙，突然觉得，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他在这儿，王爷连王府都不准他出去，将来到了喇嘛庙，或许会比这儿自由一些。另外，大喇嘛大概不会象王爷和巴伦那样，常常无缘无故地就抽他几鞭子。

吃晚饭的时候，特木尔把这消息悄悄告诉了老厨师色楞吉老爷爷。老人沉默了好大一阵，然后关切地对他说：

“孩子，王爷和大喇嘛是孪生子，奴隶和灾难是双胞胎。不要看大喇嘛手里提着佛珠，嘴里念着藏经，可他的心和王爷一样狠毒。你进了喇嘛庙以后，可要处处当心。”

特木尔点点头。可他总觉得，整天修行念佛的大喇嘛不会象王爷那么狠毒。

第二天一清早，特木尔被捆住了一只脚腕，从王府里带走了……。

“从今以后，你就是佛门弟子了……”

天渐渐亮了，车窗外的景物由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上火车时看过信的那个警察又走过来，摇了摇尖下巴上挂着一道长长的涎液的索德巴，低声喊道：

“大喇嘛，您醒醒，归化城到了。”

索德巴猛地睁开眼睛，象个傻子似的“嗯嗯”了几声，端详了一阵那个警察，这才慢慢清醒过来。他站起身，用手摸了摸挂在尖下巴上的涎液，然后带着特木尔，向车门走去。那个警察一直护送到车门口。临别时，他殷勤地弓了弓身：

“大喇嘛，我叫刘篝，您要是有机会，就在杨局长面前提一提我，嘿嘿。”

索德巴不介意地点点头：“好，好。”随后扬长而去。

特木尔来到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塞北古城。

这是一座小小的城市。这里，原本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自从明代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在这里修筑“板申”而居，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 板申：平顶房子。

了。三百多年来，有不少内地的汉族劳动者，由于生活所迫，背景离乡，陆续迁到这里。于是，这里成了一个蒙汉杂居的地区。是蒙汉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和汗灌溉了这片土地。他们在这里盖起了一排排房屋，铺开了一条条街道。渐渐地，它成了草原连接内地的枢纽。

一九三七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筑起了炮楼，拉开了电网，架起了机枪。这块土地蒙受了空前的耻辱。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屠夫的利刃。日寇的残暴，激起了蒙汉人民的无比愤怒，同胞的鲜血，坚定了各族兄弟的抗日决心。他们穿过炮楼，越过电网，一次又一次地把情报送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大青山，然后再把党的火种带回来，在这座城市里点燃抗日的烽火。他们前赴后继，团结战斗，终于从这块土地上把日寇赶走了。

但是，在峨嵋山上逍遥了八年的蒋介石，抢夺了人民的胜利果实，把这块土地也写上了他的海外存折。不久，他便开始“剿共”了。于是，这座城市再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特木尔——这个受尽了折磨的小奴隶，也来到了这座充满罪恶的小城，谁能料得到，未来，等待着的是怎样的命运呢？

他们出了车站之后，索德巴匆忙擦起长袍，又从内衣兜里掏出两个大烟泡来，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